

从乡野走向深宫，从幕后走到台前，从飘零孤女到权握天下！
数不尽的权力倾轧，道不清的爱恨情仇……
待尘埃落定，是执子之手，还是天人永隔？

凤夜宫声

府天
著

龙泉困壁上 凤夜鸣宫声
2008年度最柔情的后宫小说

朝華出版社



夙夜 宮声

府天
著

上 官深不知处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夙夜宫声/府天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5054 - 1908 - 7

I. 夙… II. 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3034 号

夙夜宫声

作 者 府 天

策划编辑 杨 彬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朱 颜 秋水伊人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82 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1908 - 7

定 价 45.00 元(全二册)

目

録

第一章	佛寺惊心		1
第二章	故人归来		15
第三章	迷雾重重		29
第四章	人生如棋		40
第五章	天子薄情		50
第六章	寒光乍现		61
第七章	暗潮汹涌		74
第八章	身世如谜		87
第九章	石破天惊		97
第十章	十面埋伏		110
第十一章	针锋相对		123
第十二章	寻欢惊变		133
第十三章	欲擒故纵		143
第十四章	势若水火		154
第十五章	剑拔弩张		164
第十六章	亦真亦假		178
第十七章	步步惊心		190
第十八章	夺宫生变		202
第十九章	胜负契机		211
第二十章	扑朔迷离		223
第二十一章	宫前对峙		235
第二十二章	兄弟阅墙		244
第二十三章	笑掌风云		253

第一章 佛寺驚心



黄昏时分，天空中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腊梅清香。崔凤站在院子中央，怔怔地望着灰蒙蒙的苍穹。

又是一个除夕夜。

她忍不住跺了跺脚，又把手放在嘴边呵气，这才稍稍感到暖和了一点儿。这个时候，外头大概又开始放爆竹了，千家万户团团圆圆，一定是说不出的热闹，哪里像这个地方，一会儿不过是一场冷冰冰的团圆饭。人是冷的，饭菜也是冷的，就连温情也是一丝半缕若有若无，哪里比得外间的自在？

“郡主！”

听到背后传来的这个声音，崔凤心中一叹，不情愿地转过了身子。

来的是她的贴身宫女沉香，只见她在红绡小袄下穿着撒花百褶裙，一张脸冻得通红，鞋子几乎全被沿路的雪沾湿了。

她却没顾上这些，上前匆匆行礼道：“郡主，太后已经在乾明殿摆宴了，张公公和寇公公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务必请郡主出席。若是郡主不去，恐怕这除夕夜难以过好！”

“麻烦。”崔凤轻轻吐出这两个字，微微一笑道，“陈淑妃不是放出话说，让我自省自己的身份么？今晚是太后摆宴大聚皇上皇后及后宫嫔妃，哪里用得着我？”

沉香一瞬间脸色煞白，最后竟在雪地上跪了下来，“郡主，陈淑妃那是自不量力，您大人有大量，便体谅一些大家的苦处吧。若是真的厌弃了她，只需对太后说一句话，不就一切都了结了么？郡主，不看僧面看佛面，您若是不去，只怕皇上也难能吃好这顿饭啊。”

见沉香满脸哀求之色，崔凤不由得把剩下的话都吞进了肚子里。良久，她才勉强点了点头，“好吧，我跟你回去就是！”

沉香如蒙大赦地松了一口气，连忙起身朝后面招呼了一声，很快，两个小太监便上前来，奉上了一袭厚厚的孔雀翎织锦披风。她小心翼翼地给崔凤系上



之后，束手退到了一边。

等崔凤回宫梳洗完毕，匆匆赶到乾明殿的时候，晚宴已经开始了。她在一个小太监的引导下从旁边走入，见中央依旧是往年那几个歌舞姬在那里载歌载舞，唱什么万世长太平，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而就是这声冷笑，很快引来了旁边的几道目光。

“原来是宁宣郡主来了，太后赐宴，郡主也姗姗来迟，是不是太有违孝道了？”

听到这个尖刻的声音，不用看，崔凤也知道是那个来自太后娘家的陈淑妃。此时，她根本懒得去搭理，而是径直走到尚方宝座前，随即跪了下来，“今日下了大雪，孙儿见后庭的红梅开得好，所以便去采摘了一枝献给太后！”

她仿佛变戏法似的从披风底下拿出一个茯苓玉瓶，其中一枝红艳艳的梅花朵朵绽放，甚至还能闻得见那股清香。瞥了一眼那梅花，御座上原本神情严肃的文安太后突然露出了一个慈祥的笑容，微微颌首竟站了起来，从崔凤的手中取过了那只玉瓶，又亲自把她扶起。

“还是凤儿有孝心！也不枉哀家特意为你留了位子。”

当崔凤坐到了太后左边的那一席时，下面诸席便响起了一阵掩不住的议论声，年前新晋的几个妃嫔勃然色变不说，陈淑妃更是脸色铁青。须知太后右边的正是皇帝和皇后，崔凤不过是区区一个郡主，却能占据左下首第一这最好的位子，岂能不让她们惊异？

崔凤却已经习惯了下头那些各式各样的目光。七年了，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感受过，已经不是最初那个懵懵懂懂的小丫头了。即便是妾身未明又怎样？只要太后还在一日，她便一日安若泰山。至于今后，她无需去想，也懒得去想。

今日不是皇族的家宴，皇族的家宴只有皇帝皇后并各位王爷王妃出席，轮不到这些争红斗艳的嫔妃。就在昨日，例行的宴会已经聚过了，百多号人聚在一起，向太后称道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祝辞，倒似乎像是太后做寿，而不是要过节。而今天，这些妃嫔同样是争相向太后示好巴结，反倒把皇帝皇后两位正主儿搁在了一边。

这个朝廷，与其说是寿昌皇帝李隆运君临朝野，还不如说是文安太后权握天下！

每一道送往太后桌前的菜都从崔凤眼皮底下经过，她或是点头或是摇头。但凡她点头的，那菜肴便能到得太后案上，但凡她摇头的，哪怕那菜肴做得再精致繁复，滋味再鲜美可口，也到不得那御案桌头。这一条规矩自三年前起，

一直沿袭至今，她以为是麻烦，却有人认为是荣宠，着实可笑得紧。不过，若能让这大好除夕夜平平安安度过，那也就罢了。

当一道富贵团圆糕放在她眼前时，她突然脸色一变，随即抬头向那捧糕的小太监瞧去。待到看清那人面目时，她几乎是不由分说地低声斥道：“撒下去，这样粗制滥造的东西，怎能在除夕夜呈到太后跟前！”

听到这句话，那小太监浑身一颤，而旁边侍立的一个传菜太监探头一看，一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忙不迭地朝旁边使了个眼色，立刻有两人上前夹着那小太监快步出了侧门。崔夙犹豫片刻，见上方的太后没有注意这边，连忙起身追了出去。

果不其然，她一出殿门，便瞧见那小太监跪在雪地里，脸上赫然是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见一个大太监扬起手似乎还要打，她旋即喝了一声：“住手！”

打人的太监是延福殿总管寇明生，原本一肚子火气，听到这声喝，回头见是崔夙，他陡地换了一张笑脸，一溜小跑地迎了上去：“若不是郡主刚刚点明，怕是又要出大事了！太后这两年脾气大，也只有郡主还记得太后的每一点喜好！”

崔夙强自按捺住心头激荡的情绪，又瞥了那个小太监一眼。确定自己刚才没有看错，她这才微微点了点头，“今日是大好的节日，不要太为难他。若是鬼哭狼嚎天怒人怨的，难道就是过节的样子么？”

听了这话，寇明生顿时绝了将人送去用刑责罚的想法，躬身连连应是，随即便冲那小太监喝道：“郡主救了你这条小命，还不赶紧上前谢恩！”

见那小太监挣扎着上前磕头，崔夙深深吸了一口气，语调很快平静下来，“富贵团圆糕的事情不用追究了，免得让小事变成大事。左右不过是一些人的设计，到时缓缓处置就行了。至于他，待会送到我这里，我有话要问！”

“谨遵郡主吩咐！”寇明生深深弯下腰去，抬头见人已经走了，方才长长嘘了一口气。虽是寒冬腊月，他伸手一抹，却发现头上星星点点都是冷汗，就连后背心也有些湿了，不由更是唏嘘不已。

“寇总管，郡主一句话就把您吓成这样？”

寇明生脸色一变，回头见是刚刚进宫，才跟了自己不久的本家侄子，忍不住张口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别说我小小一个总管，就连皇上都得让她三分！若不是她能够摸透太后的心思，这宫里倒霉的人就多了！”说到这里，他又心有余悸地叹了一口气，“这富贵团圆糕的缘故连我都差点忘了，幸好郡主还记得，否则捅出篓子使得太后大怒，那牵扯下来，非得打落几十号人不可！”





一晚上，崔夙只用了半碗粳米粥，吃了几颗蜜枣。而太后却用了两个银丝卷，送上去的每道菜肴撤下盘时，都略略用了几筷子，喜得那些伺候在旁边的太监宫女眉飞色舞。果然，等到饮宴结束，太后只是淡淡一点头，当即每人赏一千钱。旨意一传下去，整个乾明殿伺候的下人全都是喜出望外。

皇帝撤下了皇后，和崔夙一起亲自把太后送回了慈寿宫，直到等着太后歇下之后，两人方才在一大堆内侍宫女的簇拥下出了大殿。

这一夜没有月光，但崔夙能够清楚地看见，旁边这位皇帝的额头上已经隐现几丝皱纹，那冠冕底下的乌黑头发中，也依稀可见几根银丝。她不由有些恍惚。尽管从辈分上，皇帝是她的舅舅，但是，和她死去的母亲相比，皇帝足足要年轻十几岁，如今还不到三十。这种年纪却早生华发，不得不说，傀儡生涯不是人人消受得起的。

走着走着，皇帝突然停下了步子，低声唤道：“夙儿！”

崔夙微微一愣，随即上前问道：“皇上有何吩咐？”

“今天多亏你了，若不是你警醒，只怕这一个除夕夜又不太平。”皇帝温和地一笑，苍白的脸色中仿佛露出了几许红润，“朕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赶明儿送你一幅画吧！”

崔夙没有料到皇帝居然注意到了适才那一幕，一颗心猛地跳动了两下，按捺了片刻方才平静了下来。她竭力不去想那话语中的深意，微微屈膝谢道：“多谢皇上！”

直到御驾走远了，她方才收回了目光。三年前的那一场惊变曾经让天下震动，但是，时过境迁，居然已经有人忘记了。不过也不奇怪，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沧海桑田，还有多少人会记挂那些已经失势的人？

除了皇帝的居处延福殿，她的居处玉宸宫是整个宫廷中离慈寿宫最近的。因此，她得以在周身冻僵之前跨进了宫殿。玉宸宫经过改建，下面烧着地龙，即使在隆冬之日也散发着一股暖意。而在整座宫城之中，有地龙的宫殿也不过寥寥数座而已。

几个宫女上来替她解开厚实的披风，待到她坐定，又有人捧来了银盆、毛巾等一应用具。待到重新梳洗完之后，她让人把原来那个复杂发式完全解开，一头长发如同瀑布似的垂在肩头，身上换了一身居家常服，那套华贵笨重的礼服也命人收拾了起来。

她缓缓喝着热茶，一点一点地压下了胸口那些寒意，被冷风冻僵了的肠胃也渐渐暖和了下来。正当她盘算着让小厨房做些什么宵夜解饿的时候，耳畔便传来了一个声音：“郡主，乾明殿寇总管送来了一个小太监，说是您要问话。奴

婢把人安置在了东偏房，不知郡主现在是否要见他？”

崔凤下意识地放下了茶盏，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把他带进来！”

见那报信的宫女匆匆出去，她往旁边扫了一眼，随即吩咐道：“你们都去，留下沉香和豫如。还有，吩咐小厨房去准备宵夜，不拘什么，暖胃的就好。”

一会儿工夫，大殿已变得空荡荡，只留下了崔凤左右的两个宫女。不多时，刚刚那个小太监便低垂着头挪了进来，行到跟前时跪下磕头，“奴才谢郡主救命之恩！”

“沉香，豫如，你们出去看着，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任何人进来！”

两个宫女对视一眼，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偌大的空间中便只剩下了这两人一坐一跪。崔凤沉默良久，突然开口问道：“你家王爷还好么？”

那小太监闻言大惊失色，连忙解释道：“郡主问错人了，奴才只是尚食局的杂役，并非跟着什么王爷。”

“哦？”崔凤眉头一挑，随后冷笑道，“你曾有一次跟着你家王爷进过宫，你若不是他的人，难不成还是我记错了？我和你家王爷何等交情，你敢说不认得我？”

见那小太监依旧不答话，她不禁有些不耐烦了，一跺脚便站了起来，“我若是成心要追究这里面的隐情，就不会把你单独叫到这里，也不会屏退无关人等，叫寇明生把你送过去用刑便是，你敢不招？我不想为难你，你只需回答实话，否则，我现在马上叫人进来！”

“郡主开恩！”那小太监终于恍过神来，慌忙膝行几步道，“奴才确实曾经是江东王的人，只是江东王当日出京之后，朝廷不允许带那么多太监侍女，所以奴才也被遣散了。奴才早早净了身，在外边没有活路，最后只得通了门路重新进宫伺候，绝对没有其他用心！”

崔凤冷冷看着那小太监，目光愈加冷冽，“你是不是要我再提醒你一次？我说的王爷，并非指的江东王，而是江东王的第三子，曾经封为楚王，眼下降封为新平郡王的那一位！”

新平郡王四个字一出，那小太监忽然浑身簌簌发抖，但是过了好一阵子，他却抬起了头，脸上的惧色渐渐淡了。直视了崔凤许久，他这才低声道：“郡主既然都知道了，奴才也不敢隐瞒。郡王临行前，把我们这些昔日伺候的都遣散了，因我们都是罪人，各家王府大多不肯收，冻饿街头死去的不计其数。小人在宫里还有些门路，所以千辛万苦方才重新进来，辗转调入了尚食局，奴才也已经三年没见过我家郡王了。”





他苦笑一声，声调中忽然带了几许怨恨，“郡主，就算真的是皇上无道，郡王并没有错，凭什么要连郡王也一并迁出京城？太后曾经还夸赞郡王是千里驹，难道皇上无道，郡王也就不是太后的亲孙儿了吗？”

“住口！如今皇上尚且在位，那一位只是江东王！”再次听人提起往事，崔夙几乎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她起身缓缓走到门前，驻足凝神细听了一会儿，直到外头丝毫没有动静，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她回过头来看着那小太监，突然张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太监刚才几乎存了死志，一口气说完，见崔夙呵斥一句后却问了这个，他不由得呆了一呆，然后才低声答道：“奴才沈贵。”

崔夙缓缓走回座位，坐定之后，她这才点点头道：“既然有人用富贵团圆糕害你，你也不必再去尚食局了。看在你家王爷的面上，我和那边打个招呼，你便留在我这里当差，好过在外面受人欺负，一个不好还得赔上性命！”

这一番大起大落让沈贵呆若木鸡，他万万没有料到会因祸得福，一愣之后慌忙连连磕头拜谢，见崔夙无语，方才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不管怎么说，这深宫之中步步危机，若是能跟着这一位得宠的主儿，自己这条性命或许总是无碍的。

小厨房很快送来了一锅鸡汤，崔夙一口一口用热汤暖胃，心中却剧烈翻腾了起来。

太后有三个儿子，十几个孙子，但对于太后来说，这些人有谁比她自己更重？当今那位寿昌皇帝是太后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太后在先帝死后册立的第三个皇帝，若是皇帝再不济事，太后还可以立孙子，除非她死，否则，大权岂有旁落那一日？

“男儿有泪不轻弹，女人也不是水做的骨肉……太后，第一次见面你就教给我这两句话，难道就是告诉我，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再也无可挽回？”

她的脑海中闪过那张懒洋洋的脸，忍不住摇了摇头。此去经年，谁知异日能否相见？

大年初一大早，各宫妃嫔就带着各自的太监宫女串起了门子，这大过年的，礼物自然无可避免。而皇后的宣德殿照例是门庭冷清，除了几个洒扫的太监宫女不见有旁人出入。

皇后失宠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尽管皇帝、皇后不管什么场合从来都是出双入对，但是，只看皇帝一月也难得去宣德殿一回，那些耳聪目明的嫔妃便知道其中玄机。更何况，太后娘家的侄女陈淑妃入宫不到三个月，便以绝色美貌博得圣眷，一举自婕妤晋封淑妃。可谁知昨晚陈淑妃和那位宁宣郡主第一次正面

碰撞，居然落了下风。

“皇上昨晚并未宿在陈淑妃那里！”

“真的？要知道这些天可都是陈淑妃侍寝，这一朝说扔就扔了？”

“要说陈淑妃也是太后娘家侄女，怎会斗不过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

“嘘，声音轻点，让人听到可就糟了，我们一清二白的，拿什么和她们斗？”

而在这大批走动的人潮中，独独不见陈淑妃的身影。此时此刻，她正在宫里对着自己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苦，言谈中句句不忘谈起昨晚的事。她又怎会晓得，她这宫中有多少太后的眼线，又有多少人受过崔凤的好处。

崔凤却根本不曾理会陈淑妃的小小心思，照例去太极殿转了一圈。太后和皇帝在前面上朝，她则在后面裹着厚厚的披风，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迷迷糊糊地补觉。

昨天晚上睡得实在不好，她几乎整夜都在做噩梦。三年前那一桩惊天大事之中，仅仅是贵胄大臣便有十几个彻底落马，而曾经君临天下的天子，也在一夕之间跌落尘埃，牵连人员无数。尽管不是第一次见识太后的手腕，但对于亲生骨肉如此狠辣，却着实令她心悸。迷迷糊糊地，她仿佛又看到了那一一张张凄凄惨惨的脸，还有那永远满不在乎，仿佛天塌下来也不在意的少年。

“夙儿，夙儿！”

她一个激灵醒了过来，见是皇帝那张温和的笑脸，慌忙起来，“皇上，可是已经下朝了？”

“朕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不用成日里皇上长皇上短的，要人沉闷得很。”大约是没有其他碍眼的人，皇帝的口气中少了几分落寞无奈，多了几分生机，“你是朕的侄女，叫一声舅舅难道不好么？”

崔凤惊讶地看了皇帝一眼，若有所思地想了片刻，随后则笑道：“礼不可废，今后若是无人的时候，我便可叫一声舅舅，当面却是不敢，免得叫人耻笑了去。既然下朝，我得去慈寿宫看看，再过一会儿若是别人都去了，又该有人说我有违孝道了！”

皇帝眉头一挑，心知肚明地笑了笑，随后便挥手任其离去。望着那远去的背影，他的脸上却露出了几许阴霾，和那些只懂得撒娇扮痴的嫔妃相比，她又何止强数倍。只可惜，横在他们之间的除了无数不怀好意的眼睛之外，还有一层辈份。

匆匆到了慈寿宫，崔凤便见几个年长的宫女正在替太后试着年前新做的衣服，连忙也过去帮衬，时不时再说些凑趣的话，逗着太后笑了好一阵。好不容





易选中了一套紫红色的宽袖大摆袍服，她又从满盘子的金玉首饰中选中了一根光溜溜的白玉簪，见人挽好太后的发髻，遂命一个心灵手巧的宫女小心翼翼地插了上去。

“这么多人当中，也就是夙儿你最知道哀家的心了。”太后看着镜子中那个清爽利落精神的自己，满意地点了点头，“她们平日都是粗粗笨笨的，也只有你来了方才警醒些。唉，你进宫的时候才不过八岁，转眼竟是已经要及笄了！”

一想到三年前的生日，崔夙也忍不住一阵恍惚，最后强笑道：“七年前的情景我倒还记得，那时思念娘亲着实狠了，竟是抱着太后哭了好一阵，把太后那件新衣服的前襟都沾湿了。如今想来，竟是和昨日的事似的。”

“你是个没福的，但也是有福的。”太后瞧了崔夙好一阵，冷不丁迸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紧接着便长叹一声，再也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没多久，闻讯而来的一群妃嫔纷纷来到了慈寿宫，莺莺燕燕挤了满屋子人，仅仅是送来的贺新年节礼便堆满了一桌子。众多女人中，陈淑妃自然打扮得最出挑，她却不像别人奉上了礼物便退到一旁，硬是仗着自己是太后娘家人的身份，当面炫耀似的把礼物的盒子打了开来。

“太后，这是用取自极北之地的白熊皮做的，说是垫在床上，无论是多冷的天气也始终得保温暖。臣妾思量太后向来有腰腿酸痛的毛病，所以便命人苦苦寻了几张，做成了这褥子，聊表臣妾的一片孝心。”

她一边说一边又打开了另一边的盒子，然后盛气凌人地扫了周遭其他嫔妃一眼，“这是产自天竺的香料，有凝神安心的功效，只需那么一点，听说只是米粒大小便是价值千金。太后往日时不时会有头痛，所以家父特意命人高价购得了这些香料，命臣妾转呈太后！”

“难为你了，魏国公的一片好意，哀家也心领了。”太后微微颌首，示意身边的女官上前收起东西。

崔夙似笑非笑地站在窗边，见一帮嫔妃全都在奉承那两件礼物如何贵重，心中不由一叹。慈寿宫中烧有地龙，整个冬日温暖如春，何须什么白熊皮做的褥子？而太后向来以节俭示天下人，用那千金难买的香料，传扬出去又成了什么？所谓适得其反，大约便是如此了。

只可笑这些人只看到太后掌握重权的尊荣，就此巴结奉承无所不用其极，却哪里知道太后心中的大志？

“宁宣郡主这么早便到了慈寿宫，不知有什么礼物敬献给太后？”

听到这一句刺耳的话，崔夙便算是木头人，心中也不禁恼火。见陈淑妃得意洋洋地斜睨着自己，她遂缓步上前道：“孙儿花了一个月功夫，为太后亲手制

成了一件袍服，虽然针脚粗陋，却是孙儿一片心意。”

此时，从玉宸宫赶来的沉香赶忙上前跪下，双手呈上了一个宽大的盘子，只见上面赫然是一件袍服，不是绫罗绸缎，也并非珍奇皮毛，竟是一件寻常的家常布衣。见此情景，不仅嫔妃之中议论纷纷，陈淑妃更是冷笑出声。

“这大过年的节庆之礼，郡主就送这种不值钱的货色给太后么？”

陈淑妃这一开口，往日和她走得近的几个嫔妃纷纷点头称是，冷言冷语登时往崔凤席卷而去。

“住口！”

太后猛地一拍扶手，脸色冷冽地站了起来，房中顿时鸦雀无声。而她命人取过那件袍服，摩挲了半晌，感慨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尔等耳目尽困在这深宫之中，何尝知道哀家的宏愿！”

见一帮嫔妃作声不得，她又赞赏地瞥了崔凤一眼：“传哀家懿旨，即日起，加宁宣郡主食邑五百户！”

正月十五上元节，民间照例是闹花灯的时节。尽管还是白天，便有不少好事的将自家新做的花灯高高悬挂在了外头，更有大户人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晚上猜灯谜。而依着初一、十五佛寺上香的惯例，这一日竟是从早上便闹腾了起来，而晚上皇帝还要奉请太后上五凤楼观灯，那场面更是恢宏。

太后皇帝在太极殿早朝，崔凤却换了一身寻常装束，正在清点今日要带出宫的东西。太后信佛，但宫中却只有小佛堂，若要年年岁岁初一、十五出去上香，不免惊动巨大。因此，从三年前开始，便是崔凤接下了这样一趟差事，每逢初一、十五便去云禅寺上香，同时代替太后施舍佛前香油。

她带了沉香豫如，又点了两个小太监随行，内中便有刚刚调过来的沈贵。一行人来到丽景门，便有当班侍卫左重殷勤地迎了上来，验看腰牌之后便笑道：“郡主今日又是代太后到云禅寺去上香么？”

见崔凤点头，他便不无讨好地解释道，“前几日京城遭了雪灾，听说压塌了好几间民房，京兆府那边已经是忙翻了天。卑职听说，外头不少富贵人家都在借着上元节的机会舍粥做善事，云禅寺这京城第一寺更是除了粥铺之外，还置办了不少衣服要散出去，今日那里必定是人山人海。郡主乃是金枝玉叶，今日最好多带几个人出去，否则就怕有闪失。”

崔凤虽然久居宫中，但每月有两次出宫的机会，对于这些事情自然心中有数。听得大雪压塌了民房，她的眉头一蹙，心中更是一沉。待听得左重劝她多带人，她却并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左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带的人越





多，越显得招摇，还是就这样的好。”见左重还要再劝，她便不容置疑地摆了摆手，随即便在沉香的搀扶下上了马车。

“若是出了什么事，怕是京兆尹那里就要倒霉了！”左重嘟囔了一句，想想仍有些不放心，随即招手唤来一个心腹部下，细细吩咐了几句后，就打发人去京兆府知会一声。

马车从丽景门出发，绕过内护城河，便转入了朱雀大街。崔夙从车帘的缝隙中往外看去，但见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不由很想跳下马车去人群中走走。可是，那一缕冲动很快就被压了下来。

已经不是三年前了，那个替自己遮掩圆谎的人已经不在！她瞥了一眼端正正坐着的沉香和豫如，心中不由冷笑了一声。

云祥禅寺位于京城北门附近，一向都是香火最盛的佛寺。逢初一十五，前来争抢头香的善男信女往往会挤得头破血流，而今日，这里更多的却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

崔夙一下马车便看到了那一幅喧闹的场景。禅寺大门东墙的尽头处，摆放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旁边的中年僧人正一勺一勺地往面前捧来的破碗中倒着粥。不远处的地上乱七八糟堆着无数衣物，有的甚至连本色都难看清。而那些排着长龙等待热粥和衣服的人，则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小姐！”

听到沉香这声提醒，崔夙本能地压住了心头种种情绪，举步进了寺门。和外面那一副悲怆的气氛相比，里面则肃穆得多，往来的善男信女或是嘴上念念有词，或是自寺门起便开始顶礼膜拜，或求财或求子或问前程或求姻缘，总而言之，成千上万的虔诚誓愿无不往庙中供奉的菩萨疾冲而去。

崔夙熟门熟路地踏入大雄宝殿，正在四下寻找那个相熟的知客僧，便有一个年轻僧人匆匆迎了上来，当头便深深稽首道：“住持方丈正在念叨，崔施主果然还是准时来了！”

念叨我？怕是念叨那香油钱才是真吧！

和宫中那些女人不同，崔夙自小便不信佛道，刚刚入宫那会，那些做法事的僧道之流往往被她整治得哭笑不得。如今年岁渐长，她方才随波逐流，但骨子里那脾性却依然难改。她一直不明白，太后于其他事务上精明果断，为何却偏偏对佛教情有独钟。

在几个僧人帮助清道的情况下，她很快上了香，默默祷祝了一阵方才起身前往后边。她前脚刚走，便有无数的僧人填满了她的位置，无数的青烟缭绕直上。

“惠光大师，这是此次的香油供奉。”她示意沈贵将一只楠木盒子送了过去，随后便肃声道，“太后的意思是，本月经文还是念原先那些，只是还想求一些静明大师手书的经页。”

那方丈惠光生得红光满面，虽然早就过了花甲之年，却依旧不显半分老态。他细细听着崔凤的话，末了连连点头道：“太后的吩咐，老衲记下了，必定会照办。只是，静明大师手抄的经页如今只有七十九张，待加上两页凑足九九之数，再让郡主带回去，不知郡主可能耐下性子等待？”

崔凤虽然骨子里不信佛，却对那位刺破食指书写了几十年佛经的静明和尚很有些钦佩。不管其目的真正如何，这份毅力终究还是可贵的。当下她沉吟片刻，便点点头道：“如此我便盘桓一会儿好了，待到经成，还请惠光大师派人来知会一声。”

千佛塔，观音堂，舍身岩……崔凤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逛着，见四周始终涌动着无数善男信女，不由有些意兴阑珊。正当她准备找一间禅室慢慢等待时，旁边的人群突然冲突了起来，一阵的推搡拥挤。她一时不耐烦，见边上有个小门，便干脆跨了进去。穿过一条漆黑的甬道，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她感觉自己居然到了寺后的舍利塔。

虽然和沉香等人失散，但由于自己仍在寺中，她也懒得回头去找人，便缓缓往前走。传说这里的三十九座舍利塔都是历代高僧羽化所留，有的留有舍利，有的则是肉身成圣。但是，这里不向等闲外人开放，刚刚她走的那条甬道，大约原是寺内僧人所走的。

在那座最高的舍利塔前，崔凤停下了脚步，手掌情不自禁地摩挲上了那上头的石刻。正当她回忆起昔日那一次出游经历时，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宁宣郡主不是不信佛道么，如今怎么有兴趣到这无数高僧的埋冢之地来？”

她倏地转过身子，目光只往那张脸上扫了一眼，便犹如见到鬼似的惊得后退了一步，险些绊倒在地。那是一张苍白的脸，那双飞扬的剑眉下，闪亮的眸子熠熠生辉。在那场几乎焚尽少阳宫的大火中，分明发现了那具尸体，既然如此，这个已经死去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你是太子……五哥！”

“哈哈哈哈哈，太子？想不到夙儿还记得这两个字？”那男子狂笑了一阵，骤然向前踏出几步，整个人便如同大山一般压在了崔凤跟前，“如今哪里还有什么太子，有的只是已经薨逝归天的华阴郡王。夙儿，我说的对不对？”

一瞬间的惊愕过后，崔凤很快恢复了镇定。毕竟，世间只有心思诡秘的魑





魅魍魉，却不存在什么神魔鬼怪，昔日的太子李明嘉再次现世，分明直指那少阳宫大火别有玄机。可是，若李明嘉没有死，当日为何要……

“夙儿，多年不见，如今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小丫头了。”刚刚的狰狞之色一闪而逝，此时此刻，李明嘉的脸上满是温和的笑意，“若是看到你如今的样子，七弟必定也会心中欢喜。只可惜，如今他被远远逐出京城，有生之年怕是难再回来了！”

崔夙仔仔细细端详着这位曾经的储君，脑海中闪过千万个念头。少阳宫大火就发生在太后废帝的第三日，那时候，整个宫中人心惶惶，所以，当少阳宫起火的时候，竟没有多少人想到先去救火，而是由总管去慈寿宫奏明太后。结果，由于当夜风势极大，火借风势，少阳宫几乎是一夕之间化为了灰烬。而事后共找到七具尸体，经太监宫女辨认，其中便有废帝太子李明嘉。

由于那时启轩皇帝李隆符已经被废，一个废帝的太子自然引发不出多少波澜，于是，草草办了丧事，又按照太后的旨意追封了华阴郡王的封号之后，一切就算完结了，谁也没有去想其中有什么玄机。抑或是说，根本无人相信这其中有什么玄机。

崔夙犹自记得，年长自己五岁的李明嘉一向任性，和当时的吴皇后关系并不好，只是因为吴皇后被诊断出无法生育，身为长子的李明嘉才被册立为太子。然而，他却始终未曾表现出一个太子应有的气度和才干。在那场废帝风波中，李明嘉这个太子的失尽人望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否则，那场大火之后，其后事也不会如此草率。

然而，此刻眼前此人虽是李明嘉，但却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短短三年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有如此变化？

千头万绪过后，她却迸出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话：“五哥，你不该回来的。”

李明嘉终究维持不住那波澜不惊的脸，面色数变，最后恨恨地冷笑了一声：“不该回来？如今朝堂上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只以太后好恶拟定国家政令，和过去又有什么两样？当年群臣无不指斥父皇昏庸无道，说我这个太子无才无德！如今又怎么样？三叔这个皇帝莫非就当得很好么！凡事只做太后的应声虫，只有这种皇帝，大概太后才会满意！”

听到这些怨毒至极的话，崔夙哪里不知道李明嘉的所思所想，只是，事到如今，难道他还妄想翻盘？本着当日和他的一点情分，她只得再劝了一句：“五哥，螳臂当车，智者不为，你若是……兴许我还可以帮你一次……”

“夙儿！”李明嘉突然打断了崔夙的话，脸上流露出一股似笑非笑的深意，“这些话就不要说了，我此次来见你，是给你带来了两位故人。想来你见了他

们，一定会高兴的。”

故人？崔夙本能地感到一丝心慌，当她看到李明嘉拍了拍手，两个人影从佛塔之后现身时，她登时感到脑间仿佛劈过一道闪电，整个人木在了当场。

曾经朝夕相处了近八年的亲人，她又怎么会不认得？那时，年纪还小的她苦苦哀求太后，希望能够把陈伯和陈婊接到京城。谁知好不容易盼到了太后点头，派回去的人却带来了一个异常令人震惊的消息——镇子中遭了强盗，昔日那座大屋已经夷为了平地，陈伯和陈婊全都不知所踪。

她那时足足哭了十几天，而心情也不知过了多久方才平复了过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她隐约觉得这件事中间大有蹊跷，但是，深知在宫中有无数窥伺的眼睛，她只能把这些想法深深埋藏在心中。可如今，以为定是遭遇不测的两个人居然就这么出现在了眼前！

“夙儿！”

“夙……小姐！”

听到陈伯那硬生生转过来的两个字，崔夙的心顿时沉向了无底深渊，仅存的一点疑惑也已经烟消云散。以往，陈婊确实一口一个夙儿叫着自己，唯有陈伯会时不时错口称呼自己小姐。从这一点来看，眼前的两人就绝不会有假。可是，他们为什么会由李明嘉带来？

“好了，你们故人相逢，我也不打扰你们！”李明嘉风度绝佳地一挥手，冲着崔夙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便潇洒地转身离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舍利塔的阴影中。

没有了外人，陈婊立刻三两步冲了上来，往崔夙身上上下打量了一阵，眼眶中的眼泪立时便落了下来。她用双手抓住崔夙双臂，泣不成声地道：“七年了……夙儿，足足有七年没见到你了！你长高了，也漂亮了，和当年的恩公长得一模一样，天可怜见，我终于见到你了！”

崔夙被陈婊这沉重的语气弄得心中发堵，想要张口问些什么，却意外地什么都问不出来。进宫这七年，她只从太后口中得知自己已故的母亲是晋国长公主，至于父亲是谁，太后却讳莫如深。而慈寿宫那几个女官虽然都对她好，但一涉及这个问题，却无一人敢吐露实情。而接连三个皇帝的后宫嫔妃都对她冷眼看待，更是不曾有人提起她的生父。

仿佛在所有人的心中，她的生父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连说出口都是莫大的禁忌！

陈伯见陈婊难以抑制情绪，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上前轻轻拍了拍妻子的肩膀。沉默片刻，他一字一句地道：“小姐必定是怪我们八年隐匿行踪从不露

